

重叠作为汉语语法形式*

杨 锡 彭**

〈目 次〉

I. 重叠作为语法形式

II. 构词重叠和构形重叠

I. 重叠作为语法形式

重叠作为一种语法形式,广泛存在于各种语言中。从语言形态学(Morphology)类型的角度看,不论是孤立语还是黏着语、屈折语,都具有重叠这种语法形式。不过,在不同的语言里,其普遍性和构形作用是不同的,因而对于重叠的性质和语法作用也有不同的认知。萨丕尔把“重叠”(Reduplication)看作英语的六种语法程序之一,指出:“重叠,或者说根本成分的全部或一部分的重复,它的流行是最自然不过的。这种不说自明的象征性的语法程序,一般用来指如下的概念:分散,复数,重复,惯常的行为,体积的延展,持续性。这在英语里也不是没有,虽然一般不认为是这种语言的典型结构方法之一。像goodby-goodby(好吃好吃)和to pooh-pooh(呸呸)这样的词,已经被认为是我们正常词汇的一部分,不过有时候重叠法的使用要比这种已经定型的例子更为自由。像a big big man(一个大大人)、Let it cool till it's thick

* 此文曾在岭南中国语文学会2016年会(大邱,庆北大学校)上宣读,承蒙启明大学校李铁根教授等专家评点,后又经评审专家提出修改意见。《中国语文学》编辑部在此文的排版、编辑等方面惠予诸多帮助,东国大学(庆州)中语中文文学科同仁及学生朴宰孝也给予不少助益。谨此一并致以衷心感谢。

** 东国大学校(庆州)中语中文文学科 教授

thick(让它凉得稠稠的)这样的说法,实际上要比语言学课本叫我们设想的普遍得多,特别是在妇女和小孩的话里。”¹⁾在现代英语的口语中, much much faster, very very good, many many year, long long time ago 等等,都是自然而又常见的语言事实。可是,一般英语语法书或汉英比较的著作对重叠都不重视,更谈不上系统、细致的描写,甚至到了视而不见的程度。其原因也许正是萨丕尔所言,重叠在英语里不是没有,但是“一般不认为是这种语言的典型结构方法之一”。

印欧语中重叠的形式和作用各异,且看两本语言学词典对于重叠的分析:

Reduplication 重叠,重迭 一个形式中的某部分的重复。在印欧语中,动词语根某部分的重复是构成时态的方法,如希腊语*leipo*(我离去)中的*i*,完成式是:*le-loip-a*。²⁾

Reduplication, 形态学术语,指前缀/后缀形式反映词根的某些音系特点的一种重复。这种重复可见于希腊语,其词根的首辅音在一定的语法上下文(完成体形式)里重叠……。英语中最接近于这种重叠的是“重叠复合词”,如*helter-skelter*“手忙脚乱”和*shilly-shally*“犹豫不决”。重叠时涉及的音韵变化是韵律形态学的研究重点,这种形态学除区分添加前缀和添加后缀的类型外还区分重叠的基础形式和重叠成分(Reduplicant)。³⁾

从上述有关分析来看,重叠在希腊语中具有重要的构形作用,其形式是动词语根某部分伴随着语音变化的重复,表示“完成体”的语法范畴。与希腊语的重叠构形比较,戴维·克里斯特尔认为英语中只有“重叠复合词”比较接近,如*helter-skelter*“手忙脚乱”、*shilly-shally*“犹豫不决”等。这样的复合词虽然也有语音变化的韵律形态表现,但这样的构词重叠与希腊语表示“完成”的重叠作用并不相同,所以只是“近似”。

1) 萨丕尔,《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85,第67页。

2) 哈特曼、斯托克,《语言与语言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

3) 戴维·克里斯特尔,《现代语言学词典》,商务印书馆,2000。

如果比较萨丕尔、哈特曼和斯托克、戴维·克里斯特尔的例析,我们或许可以找到英语中重叠不被看作典型结构方法的原因。希腊语的重叠是通过词内语音的屈折变化来构成表示语法意义的词形变化,这是构造了同一个词表示不同语法意义的词形变化,属于构形手段;而英语中的*helter-skelter*“手忙脚乱”、*shilly-shally*“犹豫不决”之类,虽然也是伴随着词根内部语音变化构造出重叠形式,但这样的词形变化只是构造了不同的词项,属于构词手段。

但是,诸如*a big big man*(一个大大人)、*Let it cool till it's thick thick*(让它凉得稠稠的)中的重叠,为什么也不是典型的语法结构手段呢?可以设想的原因是,这样的重叠并不是一个词的词内形式的变化,这在狭义形态根深蒂固的观念中,自然就不属于典型的结构方法了。

印欧语的构词重叠往往反映在词根语音形式上的变化。汉语的重叠虽然也有词根中的语音变化,例如轻声,但是轻声并不是语法构形手段。轻声作为一种变调形式,在汉语中只是构词手段。且不说大多数轻声词轻声与否只是一种习惯,或仅仅是一种口语语音形式,谈不上什么语法作用,即使是词义不同、语法功能有异的轻声词与非轻声词,也并不是同一个词的不同语法形式,而是不同的词,例如“地道*dìdào*—地道*dì·dao*”。

汉语是一种词根孤立语(*Root-isolating language*),语法关系不用词根屈折来表示,而是以词外形式来表示,例如词与词的结合、词汇手段(虚词)等等。英语中*a big big man*(一个大大人)、*Let it cool till it's thick thick*(让它凉得稠稠的)之类的重叠,跟汉语中的重叠(如“走走、看看、商量商量”等)具有相同的性质。一般的看法,现代英语中形态已不那么完全和饱满,已有较多的分析语的形式表现。如果说重叠在英语不是语言的典型结构方法,汉语中的重叠在语法上的构形作用显然要重要得多。但是,汉语中的重叠十分复杂,值得进一步探讨。

II. 构词重叠和构形重叠

如果把重叠看作一种语法形式(grammatical form), 讨论作为语法形式的重叠的作用, 首先必须把构词重叠(word-forming reduplication)与构形重叠(grammatical reduplication)清楚地区分开来。

构词重叠是重要的造词手段。重叠式构造的词, 在汉语中是很多的。这其中有不同情况。

一种重叠式复音词是用没有独立意义的音节通过重叠而构造起来的叠音词, 例如“冉冉、袅袅、悻悻、娓娓、侃侃、脉脉”等, 在这样的叠音词中, 每个音节都没有独立的意义。这样的叠音词是通过整体音节的无音变重叠形成的。从历史上看, 汉语似乎也有通过音节结构的变化构造的重叠词, 例如孙景涛认为“蜘蛛、辗转”就是通过音变造成的重叠式联绵词。⁴⁾诸如此类的重叠, 作用是造词, 而非构造语法形式的重叠。

还有一种重叠式复音词是语素音节的重叠造成的重叠式复合词。这类重叠又分几种情况:

1. 爸爸、妈妈、姐姐、哥哥、弟弟、妹妹、叔叔、娃娃、星星、刚刚、常常、白白、渐渐、恰恰

这类重叠式复合词中的每个音节都是语素音节。从构成成分的意义与词义的关系来看, 词义与复合词的任一构成成分意义相等, 也就是说AA等于A。这类重叠式复合词与其中之一的语素音节独立成词时的活动能力有差异, 但不是根本的意义差别。这类重叠式复合词构成成分之一可以独立成词, 但重叠形式并未增加附加的语法义, 因此只是构词重叠, 换句话说, AA和A是同一个词的不同词项。

2. 本本(主义)、条条(书上的条条我记不住)、滚滚(长江水)、往往

4) 孙景涛, 《汉语重叠构词研究》,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8, 第169、34页。

这类重叠式复合词中的每个音节都是语素音节，但重叠并不是构造了同一个词的不同语法形式，而是构造了另一个词，因此重叠也只是构词手段。

3. 形形色色、密密麻麻、轰轰烈烈、嘻嘻哈哈、花花绿绿、三三两两、吵吵嚷嚷

这类重叠式复合词中的每个音节都是语素音节。但这类重叠形式仍然不是语法构形的重叠。它跟同为AABB式重叠的“漂漂亮亮”不同，“漂漂亮亮”有“漂亮”与之对应，因此可以把“漂漂亮亮”(AABB)看作“漂亮”(AB)的扩展式，或者说“漂漂亮亮”(AABB)可以还原为“漂亮”(AB)，而“形形色色、密密麻麻”没有“形色、密麻”之类的基式相对应。因此，诸如“形形色色、密密麻麻”这类没有基式与之对应的重叠也是构词重叠。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汉语中的重叠如果造成的只是一个新词项而没有产生附加语法意义，这样的重叠只是构词重叠。构词重叠造成的词项可能在意义和功能上有所不同，但构词重叠并不是造成同一个词表示不同语法意义的不同词形，也没有产生附加的语法意义，因此并不是构形重叠。

与作为造词手段的构词重叠不同，汉语中构形重叠的作用是构造语法形式，其特点是由构形重叠产生的重叠式有附加的语法意义。

讨论构形重叠，必须区分重复和重叠。重复是同一个语言单位说两次以上，重复形式并没有产生附加的语法意义，例如祈使句“走走走!”“水水水!”、疑问句“什么什么?”之类，仅仅是由于情切语急形成的重复，此种情形当然不是语法手段，不属于构形重叠。构形重叠是通过语言单位的重叠形成一种语法手段，其特点在于重叠式除了词汇意义以外，还有附加的语法意义，例如：

我猜，我猜，我猜猜猜(台湾电视综艺节目栏目)

我哭，我哭，我哭哭哭；我笑，我笑，我笑笑笑……(儿嬉)

这样的重叠式有“反复”的附加义，自然不同于一般所说的重复。

有附加语法意义的单音节词两叠重叠式很普遍，例如：

人人、事事、夜夜、村村、个个、件件、回回、张张、块块、一一(数过去)、看看、想想、摸摸、说说、试试、烤烤、慢慢(de)、快快(de)、甜甜(de)、谁谁(已经退休)、最最(要紧)

双音节词构成的重叠式也可能有附加的语法义，例如由“漂亮”的重叠构成的“漂漂亮亮”，除了具有“漂亮”的词汇义以外，还附加了“程度”义。跟“漂亮”相比，这样的“程度”义在形式上的表现是“漂漂亮亮”既不能前加程度副词，也不能后带表示程度的补语。这说明重叠形式跟程度副词或程度补语具有形式上、功能上的互补关系。因此，这样的表示了特定附加义的重叠形式自然就是语法形式，而这样的形式产生的词汇义以外的附加义就是语法意义。

“漂漂亮亮”之类的重叠是双音节词以AABB的形式重叠构形，双音节词构形重叠还有AABB式的重叠：

研究研究、商量商量、考虑考虑、雪白雪白、漆黑漆黑、漂亮漂亮、大方大方、非常非常、什么什么(不好)……

双音节动词ABAB式重叠(研究研究、商量商量、考虑考虑)跟单音节动词重叠一样，有“量小时短”或“反复”等附加义。双音节区别词的ABAB式重叠(雪白雪白、漆黑漆黑)跟双音节形容词AABB式重叠(漂漂亮亮、大大方方)一样，有“程度”的附加义。但是，同是双音节形容词，ABAB式重叠(漂亮漂亮、大方大方)跟AABB式重叠(漂漂亮亮、大大方方)产生的附加义(“程度”)不同，而是具有跟动词重叠相似的附加义。双音节副词ABAB式重叠(非常非常)则跟双音节形容词AABB式重叠(漂漂亮亮、大大方方)相似，有“程度”的附加义。双音节代词的ABAB式重叠(什么什么好，什么什么不好)则有“列举性逐指”的附加义。

汉语中的重叠构形见于所有实词类别,当然,也不是每一类实词中的所有词都可以重叠构形。此外,构形重叠的形式和意义都极其复杂。⁵⁾

总括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除了重复以外,汉语中的重叠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构词重叠,一种是构形重叠。必须把构形重叠与构词重叠明确区别开来,才能认识、确定重叠作为语法手段的价值。作为构形重叠,重叠形式必须具有附加的语法意义,才具有语法价值。如果重叠只是语素(或词)的重复,其意义等于两个成分意义的相加,或从构成成分的意义综合就可以得到整个重叠形式的意义,或没有与重叠式对应的基式相对应,那么这样的重叠就只是构词重叠。构词重叠的作用是造词,或造出新词,或造出某个词的新词项。如果重叠形式有基式相对应,整个重叠形式的意义除了词汇意义以外,还有由重叠形式产生的特定附加义,那么这样的重叠就是构形重叠。

把有基式相对应的、且有附加语法意义的重叠式看作构形重叠,理由是:

1) 由重叠造成的构形形式(例如“走走、写写、漂漂亮亮、漂亮漂亮”)是无法收入一般语词词典的,这说明重叠形式是非词汇性的。

2) 重叠形式有不同于基式的特定句法功能。例如单个动词(包括单音节和双音节动词)单独做谓语时句子往往是黏着(bound)的,需要补充其他句法成分,或在特定句法环境的作用下才能形成自足的句子,而单个动词重叠式所形成的复杂动词形式做谓语时则具有足句功能。例如,“你把这本书看”是黏着(bound)、不自足的,“你把这本书看看”则可以自主成句。这就说明重叠作为语法形式具有特定的句法功能。汉语不是像印欧语那样用各种词形变化来表示各种语法意义,汉语作为词根孤立语(日oot-isolating language)有自己的一套语法形式,重叠就是语法手段之一。

3) 重叠产生附加的意义,这个意义不是基式所具有的,也不是重叠成分意义的相加或引申。这个意义由重叠的格式产生,而产生这个附加意义的格式当然是语法形式。

5) 杨锡彭,《汉语语素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119页。

汉语中的构形重叠情况复杂,同一种构形重叠形式产生的语法意义不一定相同,不同的重叠形式产生的语法意义可能不同也可能相同,而重叠作为语法形式的普遍性,以及如何概括、提炼各种构形重叠所表示的语法意义,如何区分语法意义和非语法意义,如何区分构形重叠和非构形重叠等问题,都有待于深入、细致地进行研究。

<References>

1. David Crystal(Shen Jiaxuan). *A Dictionary of Linguistics and Phonetics*.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0.
2. Edward Sapir(Lu Zhuoyuan). *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5.
3. R.R.K. Hartman & F.C. Stork(Huang Zhangzhu et al.). *Dictionary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Shanghai Cishu Chubanshe, 1981
4. Sun Jingtao. *Hanyu Chongdie Gouci Yanjiu*.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2008.
5. Yang Xipeng. *Hanyu Yusu Lun*.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参考文献>

1. 戴维·克里斯特尔编(沈家煊译),《现代语言学词典》,商务印书馆,2000.
2. 萨丕尔(陆卓元译),《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85.
3. 哈特曼、斯托克(黄长著等译),《语言与语言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
4. 孙景涛,《汉语重叠构词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

5. 杨锡彭, 《汉语语素论》,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Abstract>

There are two types of reduplications in Chinese language: word-forming reduplication and grammatical reduplication. The grammatical reduplication is a kind of grammatical form in Chinese language.

Key Words : 构词重叠(word-forming reduplication), 构形重叠(grammatical reduplication), 语法形式(grammatical form)

